

中国画对水文化的艺术表达研究

王怀振

(山东省菏泽市直机关, 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画论、历代经典山水作品与文人画传统,从笔墨造水之法、意境寓水之韵、精神载水之道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水文化在中国画中的形态呈现、审美建构与内涵升华。通过对马远《水图》、范宽《溪山行旅图》、倪瓒《渔庄秋霁图》等经典作品的解析,阐释中国画如何以线条、墨色、留白写水之形,以烟雨、江海、溪泉造水之境,以儒道哲思、文人襟怀赋水之魂。全文力求揭示水文化与中国画相生相济的内在逻辑,展现东方艺术以物喻心、以形载道的独特品格,为当代中国画创作汲取传统养分、延续水文化精神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中国画;水文化;艺术表达

【中图分类号】TV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59(2026)-04-0001-05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Water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WANG Huaizhen

(Directly affiliated institutions in Heze City, Shandong Province,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ories, classic landscape paintings of past dynasties and literati painting tradi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form presentatio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nd connotation sublimation of water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ree dimensions: depicting water with brush and ink, embodying the charm of water via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philosophy of water through spiritual connotation. By analyzing classic works such as Water Pictures by Ma Yuan, Travelers among Mountains and Streams by Fan Kuan, and landscape of Fishing Village in Autumn Clearing by Ni Za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portray the form of water with lines, ink tones and blank spaces, creat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water through misty rains, rivers, seas, streams and springs, and endow water with spiritual essence integrating Confucian and Taoist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literati sentiments.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between water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and demonstrat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art that expresses inner feelings via images and conveys profound philosophy through forms. It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contemporary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to draw nourishment from traditions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water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Water culture; Artistic expression

水,为天地之元气,生民之血脉,亦为华夏文明演进中一脉相承的精神符号。中国画以笔墨为舟,以心性为帆,将自然之水、文化之水、精神之水熔于一炉,形成独步世界艺林的艺术表达。

1 笔墨造水:以线墨虚实写灵变之态

天地造物,以水为灵;丹青状物,以笔为枢。水本无定形,随器而变,随地而流,或奔涌成涛,

或静敛成潭,或缥缈如烟,或澄澈如镜,皆非固定之态,难以拘以形似。中国画写水,不尚西学光影凹凸之法,独守东方笔墨气韵之宗,欲将无形之水化为纸上有形之韵,必先以笔线立其骨,以墨色滋其神,以虚实活其趣。故自古论画水者,莫不以笔墨为根基,舍此则水无神韵,画无生气。线为

收稿日期:2025-10-27

作者简介:王怀振,男,山东省菏泽市直机关干部

水之体,墨为水之衣,留白为水之魂,三者相合,方能尽水之千变万化,传天地流动之机。以下便从线法、墨法、留白三者入手,逐层析之,以明中国画造水之法门。

1.1 线法千变:曲直疾缓塑水之动姿

中国画以线立骨,自古画水,不重光影透视之法,专以笔线运行状水之流动。线之起落、转折、疾缓、疏密,皆为水之性情写照。上古岩画中已有水波纹样,简约古拙,开画水之先河;六朝以降,山水独立成科,线描水法日趋完备。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以细劲匀净之铁线描绘春江微波,水纹连绵婉转,如丝如缕,尽显江南春水温润柔和之态。至唐代,李思训父子画水多用长线条连绵不断,写江河奔涌之势,笔力沉稳,气势浑茫;吴道子画水则笔势飞动,线条疾走如风,所谓“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于疾笔回旋中见浪涛翻卷、水势奔腾。

宋代为线法画水之巅峰,马远《水图》十二开,堪称古今画水之集大成。其中《洞庭风细》以细密柔和之短线叠写,如微风拂水,涟漪轻漾;《层波叠浪》以粗重顿挫之笔绘巨浪起伏,势若奔雷;《寒塘清浅》则以疏简断续之笔写浅池静水,幽淡空灵。马远笔下水线,或曲或直,或长或短,或连或断,无一重复,却皆能曲尽水态。线之曲处显水之回旋婉转,线之直处见水之奔泻无前;线疏则水阔天远,线密则浪急涛惊。中国画以线画水,非徒摹形状物,实为以笔墨节奏对应自然节律,使无形之水,得有形之骨,于一笔一画间,存天地流动之生机。

后世文人大夫画水,虽不似院体精工细密,却亦以线取神。明代沈周画溪涧,用笔松秀,线法随性而转,泉石之间,流水自然生动;文徵明画清泉竹涧,线纹清劲,水态明净雅致;石涛画云水,线如草书,盘旋往复,水随云转,云逐水流,笔线已脱尽描摹之迹,直写心象。纵观千年画水线法,由工入写,由形趋神,始终以线条为根本,将水之流动、变幻、清浊、动静,尽纳于笔端起落之间,成就中国画独有的水之形态语言。

1.2 墨法氤氲:干湿浓淡映水之润泽

墨为中国画之魂,水为墨韵之媒。墨非水不活,水非墨不显,二者相济,方生氤氲气象。画水之妙,不全赖勾勒,更在墨色虚实变幻之中。唐以

前画水多重勾勒,墨法简朴;至王维破墨山水一出,墨色渗化之美始入画水之法,水墨相融,水之空濛润泽遂跃然纸上。

宋代水墨成熟,画水多用淡墨铺染,远水轻淡,近水稍浓,墨色层次随水之远近深浅而变。董源画江南水乡,以淡墨湿笔点染,洲渚掩映,烟水迷茫,不见刻意水纹,而烟波浩渺之势自生。巨然承其法,于山峦之下以淡墨烘染,水气淋漓,草木华滋,一派江南烟水气象。米芾、米友仁父子创米家山水,以泼墨、积墨写烟雨江水,墨色浑融,朦胧虚和,所谓“夜雨欲霁,晓烟既泮”,水与云、山与雾浑然一体,不辨形迹,唯见气韵。此种墨法,不画水而水在,不写波而波生,以墨之氤氲,写水之虚灵,开写意画水之新境。

元明文人画勃兴,墨法更趋丰富。元代倪瓒画水岸,多用干笔淡墨,疏林坡岸之下,一笔淡墨横拖,便见秋水茫茫,空寂幽淡,意境高古。王蒙画山水,笔墨繁密,于浓墨点苔之间,留出淡墨水痕,泉瀑溪涧,流转幽深,于厚重中见灵动。明代石涛论画谓“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其画江河湖海,泼墨、破墨、积墨并用,时而浓墨翻卷如惊涛裂岸,时而淡墨轻烟如平湖秋月,墨色变幻一如水态无常。

墨法之于水,不仅为造型之具,更为传神之法。以湿墨写烟雨之水,空灵迷蒙;以干墨写枯涧之水,清寂简远;以浓墨衬水,愈见水之明澈;以淡墨拓水,更显水之空阔。中国画以墨映水,使水脱离具象束缚,成为可感、可游、可思的审美意象,墨因水活,水随墨生,二者共生共荣,构成东方水墨艺术独有的水之视觉诗学。

1.3 留白成水:有无相生生水之空境

留白为中国画独有之造境智慧,亦为画水至高法门。水本无形,遇物成形,中国画不逐形描摹,而以虚代实,以无胜有,于画幅空白处寄寓江海烟波。古人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留白之处,看似无笔无墨,实则水光潋滟,碧波荡漾,天远水阔,气象无穷。

北宋山水画多以留白写江天一色。范宽《溪山行旅图》中,巨峰耸立,山下溪泉流转,于山脚林木、巨石桥径之间,留出空白,便见流水潺潺,泉声若在耳畔。郭熙《早春图》于峰峦云雾之间留白,烟水浮动,山岚蒸腾,一派生机。院体画家作

楼阁界画,于亭台池榭之中留白,即为池塘清波;作江海图景,于天际舟帆之下留白,便成万里沧溟。留白写水,不施点染,不事勾勒,而水之阔大、悠远、空明、静谧,尽在不言之中。

元人写意,留白之用更趋简淡高妙。倪瓒《渔庄秋霁图》,画面下半部坡岸疏林,上半部一片空白,不作一笔水墨,却令人顿觉秋水长天,湖光浩渺,空寂苍凉之感油然而生。其画不写水而水满乾坤,不绘波而波生心底,以极简之空白,造至极之水境。明代沈周、文徵明,清代八大山人、石涛,皆善用留白写水。八大画鱼,于画幅之中只绘数鱼,四周全为空白,不见水纹,而鱼若游于万顷碧波之中,空灵洒脱,意趣无限。石涛画云水,常以大片留白作江天一色,云即是水,水即是云,云水相融,物我两忘,尽显道家“有无相生”之哲理。

留白写水,合于中国哲学“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旨。实处为山石林木,虚处为烟波江海,实者为景,虚者为心。中国画以留白生水,不仅省去描摹之劳,更赋予水意境以无限想象空间。观者于空白处见江河湖海,于无笔墨处悟水之精神,此为中国画对水文化最具哲学意味的艺术表达,亦是东方美学含蓄内敛、意余于象的极致体现。

2 意境寓水:以山川烟雨含清和之韵

笔墨既成,水之形态已具纸上,然中国画之妙,不止于摹形,更在于造境。水之为物,可近观可远赏,可独赏可融于山川林壑,其精神气质,必借周遭景致相托,方能生出悠远意趣。若仅有线墨勾勒,不过是水之形迹,难成动人气象;必与烟云、林木、舟桥、村野相映发,方能将自然之水,化为心境之水,将物象之水,升华为意境之水。意境之高下,直接关乎水文化在画中所能抵达的深度与广度。中国画写水,或以烟雨笼之,或以江海壮之,或以溪泉幽之,皆是以境映水、以水融情,使观者见水而心随景移,情因境生。

2.1 烟雨涵水:造淡远清逸之诗境

烟雨与水相伴相生,为中国画最富诗意之水意象。烟雨笼水,则山色空濛,水光潋滟,天地浑融,尘俗尽洗。画家多借烟雨之水,营造淡远清逸、空灵虚和之境,使水文化升华为可居可游、可感可悟的精神家园。

烟雨之水,脱略形迹,去繁就简,无奔涌咆哮

之态,有悠然静穆之致。春雨江南,则水色明净,柳烟拂波;秋雨江湖,则水意清寒,烟霭沉沉。画家绘烟雨之水,不重水之具象,而重水之神韵,以水墨朦胧之态,写心境淡泊之怀。烟雨涵水之境,既为自然景致,亦为文人精神避难所。身处尘嚣扰攘之中,心寄烟雨水乡之上,于一水一烟、一云一雾间,安放超然物外、清静无为的文人情怀。此种意境,温柔中和,清雅淡远,使水文化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成为中国画意境建构的核心要素。

2.2 江海托水:抒雄浑壮阔之胸襟

水之形态万千,既有烟雨柔波,亦有江海奔涛。中国画写江海之水,不取细碎波纹,而取其气势磅礴、浑茫壮阔之势,以水之雄浑,托人之胸襟,抒天地之浩气。与庭前池沼、溪畔细流不同,江海之水横无际涯,吞吐日月,历来为志士仁人寄心抒怀之依托,画家落笔,亦多舍小巧而取大势,重气象而轻微末。

江海之水,奔流不息,容纳百川,象征中华民族包容博大、自强不息之精神气度。画家绘江海,非徒写自然奇观,实为借水言志。李白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此种豪情,尽入画中。范宽、李唐、戴进、仇英皆绘过江海奔涌之景,水势浩荡,山高水长,于笔墨间见天地之大,于水势中显胸襟之阔。江海托水之境,雄浑苍茫,大气磅礴,使水文化脱离柔美局限,兼具阳刚壮美之气,构成中国画意境体系中刚柔相济的重要一环。观者面对此类画卷,往往心生激荡,神思万里,于水势奔涌中,亦可体会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昂扬奋进的内在气象。

2.3 溪泉润水:营幽寂恬淡之雅趣

相较于江海之壮阔、烟雨之迷蒙,溪泉池沼之水更为清浅灵动、幽寂恬淡,为文人画最喜取用水意象。深山溪涧、石上清泉、竹边小池、篱下流水,虽无万里烟波之势,却有清心润神之趣,暗合文人归隐山林、安贫乐道、回归本真之人生追求。

溪泉之水,清、净、柔、缓,润物无声,不争不怒。画家以淡笔轻墨写之,泉声叮咚若可耳闻,水意清凉若可手触。观此类作品,如入深山,如临幽涧,尘俗烦恼涤荡一空。溪泉润水之境,幽寂恬淡,清雅脱俗,承载着文人淡泊名利、守静抱朴的精

神追求,使水文化成为安顿心灵、回归自然的精神依托,亦使中国画意境更富人文温度与生命情致。

3 精神载水:以儒道襟怀赋至善之魂

意境之外,中国画写水更重人心之观照、文脉之寄托。水行天地之间,润生万物,往来不息,古人观水而悟世道,临水而照本心,早已将自然之水化作人格之水、道义之水。丹青笔墨所绘,亦不只是眼前烟波、胸中丘壑,更是千年文化积淀下来的德性与哲思。若仅停留在形貌与意境,水不过是山水间一景;唯有将儒道精神、人伦旨趣与生命感悟注入其中,水方有魂魄,画方有骨力。自先秦哲人以水喻道、以水比德以来,水便成为中国人格理想的天然象征,后世画家落笔之时,亦多将此心此意汇入笔底波澜,使一纸流水,载千古文心。

3.1 上善若水:承儒家君子之德操

儒家观水,多以水喻德,将自然物性与人伦品格相联结。儒家以水之品性比附君子人格,使水具备道德象征意义。中国画承此文化传统,画水不仅写形写韵,更写德写心,以水之德,喻君子之行。

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人格为其核心。中国画以水喻德,使水文化成为人格精神之艺术外化。历代文人画家画水,皆暗含对君子品格之推崇:水清则喻君子清正廉洁,水正则喻君子刚正不阿,水柔则喻君子谦和有礼,水定则喻君子沉稳内敛。水之形态万千,而德操如一,中国画绘水,实为绘心,绘儒家理想之人格境界。

3.2 流水体道:载道家自然之哲思

道家崇尚自然,以水喻道,认为道如水般柔弱无为、顺应自然、周流不息、无处不在。在老庄看来,天地大化本自流衍,万物本性皆自具足,人唯有时时观水,方能近道、体道、守道。《庄子》曰“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主张顺应物性,回归本真,不以人为搅扰天然,不以智巧破坏天真。中国画自魏晋以来便深沐此风,凡涉流水云烟,多不尚雕琢,不求繁饰,专求自然天趣,以水之自然本性,体天地大道之妙。下笔之际,意在笔先,趣在法外,只求水意流转,不务形迹毕肖,正是道家精神在画学上的真切体现。

道家追求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之境,水之流动不息、浑融无际,恰合此境。画家绘水,常使水与云相融、与山相依、与天相接,物我界限消解,人与自然合一。留白写水,虚实相生,亦合道家“有无相生”“大象无形”之哲理。水不必尽画,云不必全写,虚处即是水,空处即是天,于有无之间见天地本心。中国画以水体道,使水文化超越自然物象,成为通达天地大道、体悟生命本真的媒介,使作品兼具艺术之美与哲学之深,令观者观水如观道,赏画如养心,于笔墨清润之中,直抵生命本然之境。

3.3 逝水寄怀:含文人生命之幽思

水之流动不息、一去不返,极易引发文人对时光流逝、生命短暂、世事变迁之感慨。天地悠悠,岁月奔骤,人世光景在流水面前更显匆促飘忽,古来贤达每临水凭栏,莫不心生浩叹。孔子临河而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将流水与光阴并论,一言既出,便成千古文人共同的心声,此后千百年间,凡涉流水之咏,多带此慨。中国画重情亦重思,画家落笔写水,往往不只为记取眼前景致,更是将平生际遇、时代浮沉一并汇入波澜,流水遂成寄托情思、感怀生命之载体,逝水寄怀,也因此成为水文化中最动人的精神内涵。

逝水寄怀,使水文化饱含深沉人文情感与生命思考。水之不息,象征生命绵延、文脉传承;水之澄澈,映照心灵本真、人格高洁;水之东流,寄托对故土、家国、故人之深长思念。画家借水言情,以水喻心,使自然之水成为心史之水、情感之水,一纸烟波,尽载平生心事。中国画对水文化之表达,由此从视觉形态、审美意境,深入生命内核,成为文人安放情感、思考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载体,亦让流水意象,始终带着温厚而苍凉的人文温度。

4 传承化水:以古今笔意续文脉之长

丹青写水,历千载而常新,笔墨随时代而更变。上古之朴、魏晋之韵、唐宋之精、元明之淡、清代之放,皆在水法一脉中流转相承,未曾断绝。水文化之于中国画,非仅是题材之属,实为笔墨精神之依托、人文气脉之纽带。后世习画者,或师古而化,或借古开今,皆在水之形态、水之意韵、水之精神上续笔传情,使古贤笔意不致湮没,使东

方水神长留画间。本篇既论笔墨、意境与精神,更当溯其传承流变,观古人水法如何垂范后世,今人创作又如何踵事增华,以此明中国画水文化绵延不绝之理。

4.1 古法垂范:历代画水之法的递嬗相承

中国画画水之法,非一朝一夕而成,乃历经数代画家积渐而成、递相推演,终成完备体系。上古纹样简古,仅以弧线波纹示意水之流动,虽形制简略,已开以线写水之端。六朝山水渐兴,顾恺之、展子虔等以细劲长线写水,水态趋于温润整饬,为后世青绿山水水法立下雏形。至唐,法度渐严,李思训父子作水重气势,吴道子作水重飞动,一刚一健,一庄一逸,双峰并峙。五代两宋,院体画与文人画并行,水法臻于极盛。董源以淡墨写江南水,烟雨迷濛;巨然承之,水气愈显浑融。马远十二水图,分门别类,曲尽水态,堪称集古法之大成。南宋院体多作边角之水,以小见大,笔简而意足。元人弃精工而就写意,倪瓒以干笔淡墨写秋水,黄公望以长卷写江波,重在以水写心,而非写形。明清以降,沈周、文徵明承元人逸韵,石涛、八大开写意新境,水法愈趋自由,终成“师古而不泥古”之格局。可以说,一部水法流变史,即是一部中国画审美精神演进史,后人观之,既可识笔墨之轨辙,亦可知文脉之走向。

4.2 借古开今:近代创作对水意的新诠释

进入近现代,中国画虽屡经变局,而水文化之精神依旧深植笔墨之间。诸多大家于传统水法之上,另开生面,使水之形态、水之境界呈现出新的时代面貌。黄宾虹以浑厚华滋之墨法写水,于层层积墨中见水光闪烁,于乱而不乱中见水气氤氲,变元明清简淡之法为苍润之体。李可染则以逆光山水写江河暮色,水色沉凝,意境沉雄,将传统云水之境与现代审美相融,拓宽了水意象的视觉张力。近代山水画家多承此脉,于水文化表达上更趋多元。或取江南水乡之温润,以水写家园情思;或取黄河长江之壮阔,以水抒民族气象;或取溪泉幽涧之清寂,以水寄当代人归真之思。笔墨虽新,而精神未改,依旧以水为心、以水为境、以水为德。不少创作者在保留线写水、墨染水、留白生水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构成与色彩观念,使传统水意象既不失古雅,又具当代气息,实现了水文化在新时期的创造性转化。

4.3 守正创新:水文化艺术精神的当代赓续

水文化之生命力,向来不在泥古不化,而在承续本源、开掘新意。所谓守正,便是守住中国画以笔为骨、以墨为韵、以心为法的根本所在,不丢传统笔墨的根脉,不失东方审美的气度;所谓求新,则是立足当下世情,为笔下流水注入今人的情思与眼界,让古意烟波与当代生活气息彼此相通。今人作画写水,若一味临摹前人格法,步步拘守旧制,画面必显板滞僵死,全无生气;若一味求新求变,抛却古法根基,纵然形态逼真,也只是徒有其表,水之神韵与魂魄终不可得。是以唯有以古法为根基,以时代胸襟为滋养,方能让水文化的精神绵延不绝,常画常新。创作之上,既要守住笔墨法度,承续传统意境,传扬水所承载的德性与文心;又可在题材、语言、境界上别开生面,不拘于古。既可写大江瀚海之雄阔,亦可绘庭前小池之清灵,使传统水意融入当代人的生活与心境。如此一来,水便不再只是古画中远逝的烟波,而成了今人可感、可亲的诗意所在。中国画对水文化的抒写,也便在古今之间接通了气脉,于传承之中焕发新的生机。

5 结 语

水与中国画的因缘,从来不是简单的外在摹写,而是心神与物象的彼此成全、相互滋养。水活笔墨,故能墨气淋漓、烟云自生;水生境界,故能空濛淡远、意趣悠长;水铸风骨,故能品格高迈、气韵不凡。水之灵动、包容、谦退、不息,既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画独有的审美格调,也深深映照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气度与精神底色。

身处今日文化复兴、艺道求新的时代,重新回望水与中国画之间这份千年不解之缘,不仅能让让我们更深切地领会传统艺术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根脉,更能为当下的创作寻得源头活水,避免流于浮表与空疏。

参考文献

- [1] 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3]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4] 方闻.心印 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M].李维琨,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李浩)